

木質化作用  
一種時間檔案學的建立

Celui  
Qui ne dit rien  
a perdu ses mots  
avant même que de naître

Fernand Delign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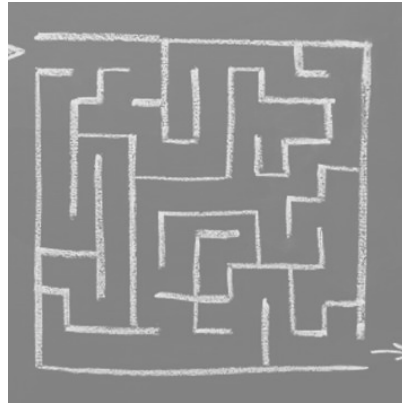
他...  
那什麼都沒說的他  
已經失去他自己的文字  
甚至在他出生之前

德里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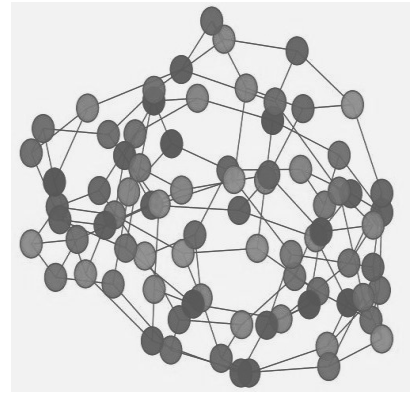
在艾柯 (Umberto Eco) 的「從樹到迷宮」(De l'arbre au labyrinthe) 一書中，非常考據地處理了符號學和詮釋學的歷史脈絡。書中所提到的字典的事件化之差異- 波菲利之樹 (Arbor Porphyriana) 的差異構成，不同於一般對於字典的想法：字典是為了完成定義的生產。然而艾柯說，定義無法產生差異，因為自然中偶然的從屬事實 (accidents) 無法干預定義的生成作用。因此，在古羅馬哲學家波菲利 (Porphyry) 的著作中，字典就是「事件化」(accidentel) 了某種特殊的差異 (différences spécifiques)，而此差異即是定義之充分且必要的條件。就艾柯而言，定義的生成中必須同時考量其外延的定義 (definiens coextensif)。這將使傳統對於字典的思考走向百科全書脈絡式的細分法 (也就是不再是大寫存有的主幹)- 樹的形態將通往森林迷宮的隱喻，樹成長中的每一個步伐將勾勒出差異化的迷宮。此細分 (subdivision) 總是脈絡式的，並且總是導向一巨細靡遺的陳述目的 (fin circonstanciée)。作者有意試圖從迷宮的三種原型之考察連結到樹的可能形態，分為：傳統型 (classique)、歧途型 (Irrweg)、網絡型 (réseau)。(1) 傳統型迷宮是一筆畫的連續體 (unicursal)，也就是從中心一直「繞」到出口，沒有岔路、間斷，此類的迷宮最有名的是希臘克里特島的迷宮圖騰。若是將此迷宮的所有路徑展開來，就會發現行走路線僅是一條線；(2) 歧途型是在迷宮中加入「死路」(point mort) 的要素，讓在迷宮中的人有了「二選一」(choix alternatifs) 的可能。因此若將走迷宮的路線展開來，則會非常類似樹枝一般的形狀；(3) 而最難展開的 網絡型迷宮，由於其多變的連結又無內外之分，艾柯把它連結到德勒茲所提出的「塊莖」(rhizome) 的概念- 為了短暫的便利而產生的假動作 (feinte)，塊莖促使矛盾 (contradiction) 的產生並使之合法化，在此，將會產生一個「翻轉」的過程 (processus en loop)。



傳統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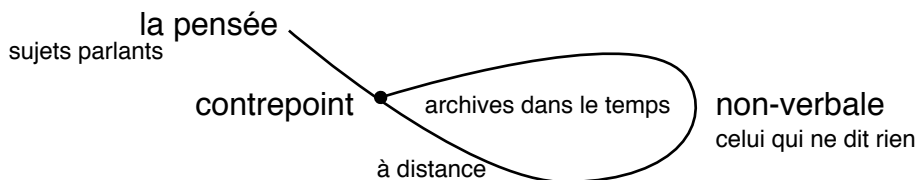
歧途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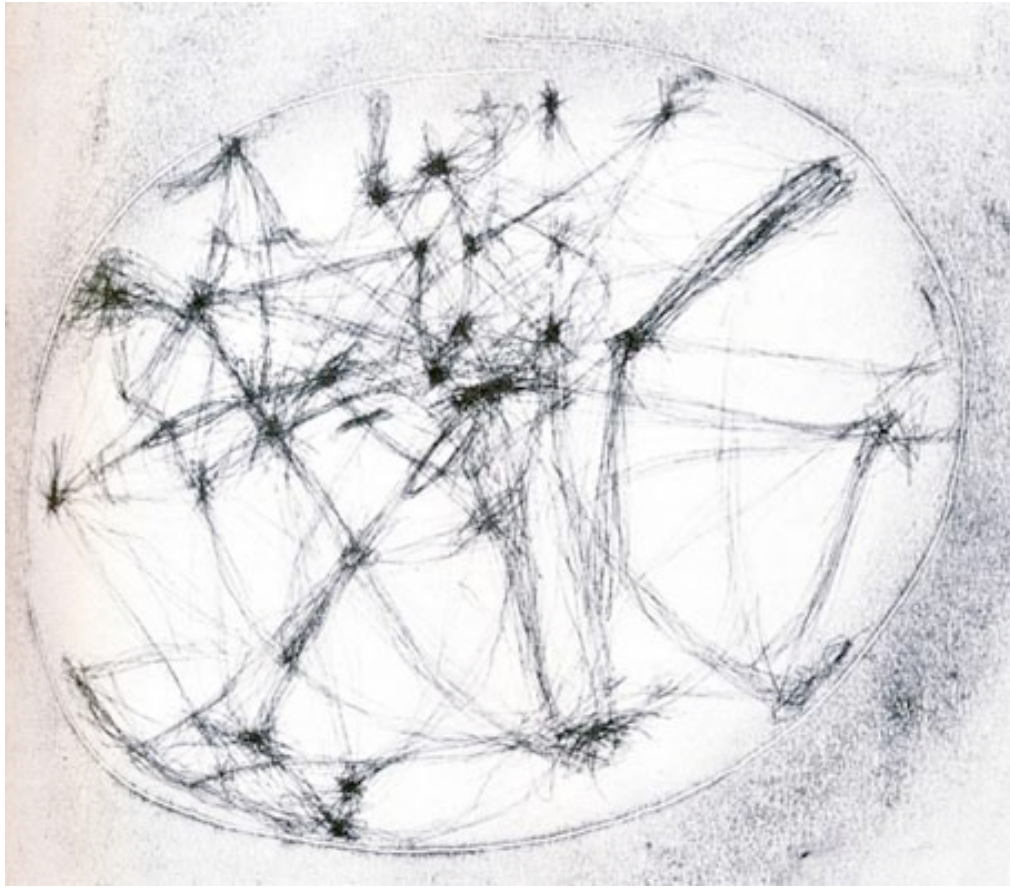
網絡型

何謂檔案的再詮釋？

傅柯的檔案學再詮釋，是一種重新開始(*recommencer*)的過程，更激進的說法是：具破壞性的歸檔動作（若用音場來想像，就是自己的話語因為回音，使之前的話語疊加到當下的話語中，產生一無法辨識的語意活動）。對說話主體而言（*sujets parlants*），檔案(*archives*)在此並非是「儲存」(*stocage*)的目的，而是一有距離的非言語(*non-verbale*)對位點(*contrepoint*)或定位點(*point de repéré*)。



這定位點能夠在現實中加入新的訊息層次，以編織出介於我們和深層思維、我們和他者之間的關係。這種在時間中的檔案（*archives dans le temps*）是一說話主體的思維軌跡，非常著重其場所與自主性（一種非意識的生物自主性，例如去研究機器人的看是甚麼？）的連結。也因此，檔案並非是為了完成（*achever*）而使用工具，而反過來去關心某工具的自主性（不是「拍」*filmer*電影而是「錄」*caméramer*電影，因為是錄影機而非拍影機）；而在屬性上，檔案的建立就不是技術上的(*technique*)排序工作，而變成生物學 (*biologique*) 或臨床醫學的滋長作用（「[木質化](#)」）。關於此檔案的建立，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研究，是特殊教育學家德里尼（*Fernand Deligny*），他紀錄了自閉症者在法國塞文山(*cévenne*)周圍行走的路線圖，並名為「徘徊線」(*ignes d'erre*)（如下圖）。



此路線圖呈現出在看似一般的姿勢 (gestes coutumiers) 中，存在著被正常人隱藏起來之非言語思維的秩序(un ordre caché de la pensée non-verbale)。此秩序即是— 排除任何意圖只是去「做」。這些路線並非符號象徵般的編碼(codage symbolique)，亦無法回應任何的詢問需求(commande)，但卻刻劃出了一普遍的標定(commun repéré)，用以定位出那歧義的思維場域(lieux de pensée ambigües)，以及顯現那些反復自述的場所(lieux de répétition)與連結點(chevêtres)。它們是一去象徵化的書寫體(écriture assymbolique)，無法預測也無法預先思考，無法透過語言也不同于心理上的無意識，是在「想要」(vouloir)與「能夠」(pouvoir)之外的一行為前兆(prélude)。路線的存在並不順從任何「意圖」而是直接去「做」，且不為了什麼(pour RIEN)。因此，德里尼說：「存在著某種比隱匿的意識更本源的我們。」<sup>1</sup>這種去象徵化的書寫體隱約地呼應著，另一位藝術家— 波依斯 (Joseph Beuys)。在波依斯的素描中描繪著一種機器 (instrument)：在言語的象徵化作用 (symbolisation dans le verbe) 之前，為了促成語言的 (再) 流體化作用 (re-fluidification de la langue)，此機器是一能重新標定「事物之對話」 (conversations entre les choses) 的方法。

---

<sup>1</sup> Disons qu'il y a de libérer un certain NOUS liminaire que la conscience d'être éclipsé. 出自《德里尼全集》Fernand Deligny, *Œuvres*, L'Arachnéen, Paris, 2007.

若檔案的再詮釋是如同德里尼的「徘徊線」一般被紀錄著，其思維圖式則就如同艾柯所提到的網絡型迷宮、一種塊莖式的思維模式- 在什麼都沒說的主體誕生之前，一種「木質化」作用正無可救藥地（生物自主性地）書寫著- 在時間中，檔案在移動。